

百家類纂

第二冊  
國語

浙江圖書館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國語題辭

按漢藝文志有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撰吳嚴李氏謂左氏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爲語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內傳而先所采集之書草藁具存時人共傳習之號國語謂之外傳殆非丘明本志也以故辭多枝葉不若內傳之簡直峻健甚者駁雜不類如出他手蓋由當時列國之史材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理或然邪然司馬子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范甯云左氏富而豔韓愈云左氏浮夸今觀此書信乎其富豔且浮夸矣非左氏不能作也柳宗元極愛其文反作非國語以排之宗元豈真得於理者哉



浙江圖書館



百家類纂卷之二

儒家類

國語

周語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  
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  
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  
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  
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  
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  
稷弗務我先王不密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不敢  
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



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  
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  
人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  
民隱而除其害也奉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  
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  
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  
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  
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  
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  
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

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  
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  
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  
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  
是荒服者不至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  
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  
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  
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決之  
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  
詩瞽獻典樂典也史獻書師箴賧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

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者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  
 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  
 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  
 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  
 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  
 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  
 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  
 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  
 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  
 天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

故... 思文... 後... 嬰... 克... 紀... 皮... 王... 之... 戈... 然... 民... 莫... 匪... 爾... 極... 大... 能... 曰...

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  
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  
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  
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莒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  
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  
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

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覘音土陽癉

丁佐切憤盈土氣震發癉厚也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

於午也日月底于天廟營室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

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

青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

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

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

日警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

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

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

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墀班三之王一墀公三卿大夫二十七庶人終于

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

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

日也瞽師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

之千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

上之備親聖時在同冠乃命其旅曰甸農師一之與農正用之

上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狗農師一之農正再之  
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  
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狗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  
恭于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鋤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  
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  
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  
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  
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  
來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  
之戎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

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

王立戲樊仲山

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  
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  
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  
若魯從之而諸侯倣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  
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  
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  
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數也民于太原仲山父諫曰民

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

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革更也更制  
度者合其數

也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

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台典於... 澤苑于... 農學... 亦不...

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籍蒐于農耨穫亦於籍猶  
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  
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  
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  
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  
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  
不能烝升也於是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

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

水土氣通爲演

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  
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

百家類纂卷之二  
五  
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與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

回祿火神再宿

為信聆商之興也禱杙次於丕山傳杙其亡也夷羊在牧  
夷羊神獸周之興也鶯鶯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鄩是  
皆明神之志者也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侯  
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  
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臯  
無以萬夫萬夫有臯在余一人在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  
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  
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  
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蒞之昭明物則以

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  
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  
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  
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  
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  
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  
帝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  
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  
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  
旌之爲摯幣瑞節以鎮之爲班爵貴賤以列之爲令聞嘉  
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

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未

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况可以淫縱其身乎夫  
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疊疊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  
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  
王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誣王無民  
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  
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  
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  
殺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

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晉

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桑土

布几筵練主用桑大宰泣之晉侯端委以入衣玄端冠委貌諸侯祭服

也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  
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與歸以  
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  
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  
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  
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  
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愆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  
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  
忠也施三服義仁也守禮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  
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  
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上

禮文入必豐王從之使於邲者道相遠也及惠之難上  
出在鄭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  
侯朝于衡雝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於是乎始霸

十七年王降

下也

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

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  
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  
任杞繒由大妣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  
親親者也昔鄆之亡也由仲任密湏由伯姑鄆由叔妘聘  
由鄭姬息由陳媯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  
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勲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  
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  
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

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  
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  
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義之是不明賢也平桓  
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鄭伯捷之齒長矣  
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宣王王而虐之是  
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  
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  
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  
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  
殺譚伯富辰曰吾昔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  
王其以我爲對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

以共其黑敬翟人翟人遂入周王乃出居于鄭晉文公納

以其黨啟翟人翟人遂入周王乃出居于鄭晉文公之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邲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隧王之葬禮闕地逼

改曰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

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

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

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卿外官

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猷縱其耳目心腹以

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

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

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

改行王佩玉所以接行步也

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

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上以晉君爲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蕝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

將繼夷戎翟之駘逸不處於是乎致武此羸者場也

討也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北羸者陽也  
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  
是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覲  
文不可匿覲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祗以覲武  
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  
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  
之言也乃出陽民

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

脫胄而下敬天

也王超乘者三百乘

超乘者跳躍而上車者

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

師必有譴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  
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譴是道

廢也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諸穀獲其三帥丙術視丙西

乞術子而明視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殺烝烝升也升折俎之殺原公相禮

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

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

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禮之立成者為飫房太俎

也親戚宴享則有殺烝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

脩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

設飫禘焉飫半體禘全體志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

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僂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

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貴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

古人體委與之古人能辨異方之故今我王室之

舌人體委與之

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也

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

第以時相見將蘇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脩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巾罍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胡有孑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飶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飶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飶不見時宴不宴月會旬脩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享蘇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

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脩執秩以為晉法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

道第不可行也火心星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觀塗澤不陂

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膳宰不

致餼司里不受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

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

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

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倉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天根見而

水涸天根氏亢之間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本見而草木節

解駟見而隕霜駟天星也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

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

具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雨畢而降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陰霽而冬寒

具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其時儆曰收而場功侍而畚楬侍具也畚器名土器營室之

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火之初見期會也于司里此先王之

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

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

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

置有寓望藪有圃草園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

土民無縣耜野無與草不奪民時不蕝民功有優無匱有

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

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

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

百官之制

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  
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執薪火師監燎水師監  
濯膳夫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皆以物  
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  
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  
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  
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  
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罪彘無卽愆淫各  
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  
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  
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彘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

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  
褻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  
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  
入陳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于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  
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  
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  
王曰何故對曰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  
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  
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  
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

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爲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是則必廣其身且天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一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

子家奔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沒二年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

穀洛二水名也鬪者兩水格有似於鬪

王

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

藪不防川不竇澤

竇決也

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

之道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䟽為

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阨崩而物

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

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

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若啓先王之遺訓

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

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其繇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  
所避而滑夫三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  
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讎者嘗焉

讎烹奠之官也

佐鬪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

騤旃旆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  
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  
遏而况神乎王將防鬪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鬪也其無  
乃章禍且遇傷乎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始生  
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灾降戾  
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

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

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買物物輕  
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行之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  
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  
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  
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  
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急可後  
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  
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  
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  
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繇均王府則有  
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鹿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

旱鹿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  
林鹿散亡藪澤肆旣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  
將險衰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  
塞川原而爲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  
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  
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  
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  
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其喪又鮮其繼  
生何以殖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覆林耳不及也夫  
鐘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

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六尺爲步半步爲武其

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五尺爲墨倍墨爲丈八尺爲尋倍尋爲常耳之察

齟也在清濁之閒其察清濁也不過一又之所勝是故先

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

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

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齟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

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

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

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

三天地人也平之以六律也成於十二律呂也天之道也夫六中

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養六氣之德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

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

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

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

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

而黜散越也六間六呂在陽律之間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鐘

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鐘和展百事

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鐘均利

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鐘無鐃昭其

大也大鈞有鐃無鐘甚大無鐃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

道也齟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

世故先王貴之

也故先王貴之

魯語

嚴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懾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

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

百家類纂 卷之二 七

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

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平也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

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

不恤下居官而憐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

糴曰天灾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

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

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收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

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享而賴

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

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

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故也

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  
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  
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  
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  
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  
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  
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  
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  
能以德脩鯀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  
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  
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

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  
而宗湯周人禘鬻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  
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  
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  
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  
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及  
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  
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  
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而  
智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智也今茲  
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爲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

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

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

筴簡書也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  
蟄發水虞於是乎講汛留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  
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藉  
魚鼈以為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  
罝罾設罝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  
天魚禁鯤鮪獸長麇麋鳥翼鷩卵蟲舍蜚蜾蕃庶物也古  
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執也公聞  
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  
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也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  
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  
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  
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  
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  
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拘也之七日自是  
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  
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  
三晉侯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不腆先君之  
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

細敬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約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

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况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絲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爲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况使臣臣敢不拜况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况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

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蝮蝮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治也治也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

魯其亡乎使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

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

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

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

乘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大采衮織也祖日中考政

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

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絜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

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

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

夕序其業夜茂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

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

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紃

頁頁 卷之二 三

鄉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闔也門也皆不踰閭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  
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  
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搢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  
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  
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夫也而莫哭文伯子也仲尼聞

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  
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  
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  
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

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  
綱紀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  
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  
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今爲大人客  
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  
不過十倍之數之極也

圖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  
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  
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  
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  
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

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  
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王展重也親也分異姓以  
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  
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齊語

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  
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  
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  
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  
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  
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

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周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投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之於是嚴公使東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黜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

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  
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  
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  
待陳妾之餘優突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  
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  
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安  
老也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  
以度等也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  
以爲民紀統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  
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謂三分國都以爲三軍五分其鄙以爲五屬也定民之  
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

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則其言喭亂貌其事  
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  
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  
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  
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  
故其父兄之教不肅疾也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  
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  
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以且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  
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  
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  
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

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何服牛  
輶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  
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  
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  
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  
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藁  
除用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旣至  
挾其槍刈耨鋤以旦莫從事於田而脫衣就功首戴茅蒲  
身衣襜褕襜褕藁  
薜衣也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  
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  
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

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

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民

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

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二千家為一鄉二十一鄉凡二萬四千家此管子所制非周法

也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馬國子帥五鄉馬高

子帥五鄉馬參國起家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

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

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

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

國安矣桓公曰諾遂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

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

對曰未可若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

與無財而都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之安矣桓公曰國之安矣桓公曰國之安矣

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

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

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

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

寄軍令焉

內政國政也因治政以寄軍令也

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

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

十連為鄉鄉有良人馬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

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

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

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

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撥振旅

秋以彌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  
勿使遷徙五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  
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  
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  
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  
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  
能禦之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

鄉長鄉大夫也復白也

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

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  
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  
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

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  
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  
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脩德進賢桓  
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功也以告且  
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  
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  
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  
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  
升以爲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脩鄉鄉退而  
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而脩家

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  
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  
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  
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  
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  
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相視也政不旅舊則民  
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墪井田疇均則民  
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

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  
于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  
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

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

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墮越于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殺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爲已動也動謂救患分災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縷纂以爲奉鹿皮四介諸侯之使垂囊而入垂言空而來也囊囊也捆載而歸故拘之以

管子地員篇卷之八 二十八 國語

百家類纂卷之二  
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  
敢肯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  
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者爲之謀軍  
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稍寬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  
市幾而不征以爲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渠茲晏負夏領  
釜丘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  
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  
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  
慙愧小國協附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  
之屬而伯功立

晉語

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

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

之族也故壹事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

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

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者焉用之遂鬪而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

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猾弄也以象也戎夏交粹粹相對也

交粹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懼民國移心焉公曰何

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懼其

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

晉語卷之三 三

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  
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  
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  
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臯  
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  
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爲謬臣之不信國  
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  
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  
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  
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  
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有膠鬲比而殷亡周幽王

伐有襄有襄人以襄奴女焉襄奴有寵於是乎有周幽王

伐有襄有襄人以襄姒女馬襄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  
號石甫比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  
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  
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爲  
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賊  
也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若跨其國而  
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弗從諸夏從戎非敗  
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生奚  
齊其姊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重耳處蒲  
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

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曰君以驪姬爲夫  
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爲百姓也  
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  
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  
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  
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  
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  
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  
報父之耻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  
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  
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

子曰知難本矣

驪姬生奚齊其嬖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不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不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三大夫乃別烝于武公公稱疾不與使奚齊蒞事猛足乃言於太子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太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爲敬敬順所安爲孝棄命不

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況有不忠  
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  
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  
柰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  
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  
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  
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  
於枯已前人皆與奚齊  
獨與申生也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  
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  
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殮而寢夜半

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  
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  
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里克  
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  
奚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  
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  
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况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間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通齊楚狐偃曰無卜  
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  
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  
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

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乃遂之翟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後出同走不免於罪且夫偕出偕入難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告悔是吾免也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四年復爲君

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翟爲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著滯滯誰能興之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

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十

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哀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  
求善以終猷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爲郵矣會其季年可也  
茲可以親皆以爲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  
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  
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  
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  
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  
受而載之遂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  
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卽位諸侯  
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  
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

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  
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  
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  
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  
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  
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  
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况其順身  
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處人誰  
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  
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  
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

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  
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  
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補先君而成霸者也子  
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  
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  
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  
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  
之享國三十一王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  
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  
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  
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

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  
足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衛衛文公有邢  
翟之虞不能禮焉寧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  
之結也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  
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  
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臣故  
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  
武天胙將在武族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  
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天胙有德晉  
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脩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  
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

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骭脇欲觀其狀止其舍  
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僂負羈之妻言於負羈曰吾觀  
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  
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僂負羈餽飧  
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夫晉公子在此  
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  
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  
親明賢政之榦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  
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國君無親國以爲親先君叔振出  
自文王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  
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

而亡 奔也 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

三人狐偃 趙衰 賈佗

而君蔑之

是不明賢也 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 此之賓客不可不

禮也 失此二者是不禮 賓不憐窮也 守天之聚將施於宜

宜而不施 聚必有闕 王帛酒食猶糞土也 愛糞土以毀三

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 無乃不可乎 君其圖之 公弗聽

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 公孫固言於襄公曰 晉公

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 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

佗 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 趙衰其先君之戎御 趙夙之

弟也而文以忠貞 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 此三人者

實左右之 公子居則下之 動則咨焉 成幼而不倦 殆有禮

矣 樹於有禮必有艾 蕪也 商頌曰 湯降不遲 聖敬日躋 降

有禮之謂也 君其圖之 襄公從之 而以馬

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三十乘公子過  
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用前訓禮  
兄弟資窮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同  
姓不婚惡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  
重耳成而儁才離違而得所久約而無釁一也同出九人  
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晉侯日載其怨外  
內棄之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  
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  
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  
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扶持也若親有  
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

謂前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蕃廡稷不爲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公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享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啓之心既享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于中原其避君三舍

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一屬繫鞶以與君周旋

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令尹子玉  
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旦曰不可楚  
師之懼我不脩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爲天之胙楚誰能懼  
之楚不可胙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且晉公子敏而有文  
約而不諂三材傅之天胙之矣天之所興誰能禦之子玉  
曰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  
之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義也於是懷公自秦  
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秦伯歸  
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匭沃盥既而揮之嬴怒曰秦  
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囚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  
之適此爲才子圍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

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唯命是聽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惡其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

圖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楚則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齊

秦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然後用之穀不欲矣公說是  
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令尹子玉使宛春來告曰請復衛  
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舅犯愠曰子玉無禮哉臣取二  
君取一必擊之先軫曰子與之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  
釋宋也宋衆無乃彊乎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  
三怨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  
春以怒楚旣戰而後圖之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  
宋圍從晉師楚旣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  
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偃也  
聞之戰鬪直爲壯曲爲老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其  
衆莫不生氣不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

退三舍避楚楚衆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戰楚衆大  
敗君子曰善以德勸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  
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  
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讜也而教誨之其能  
善之乎對曰是在讜也遽逐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  
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瞶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  
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賢將善而賢良贊之則  
濟可矣也若有違質教將不

焉人曰然則教

無益乎對曰胡爲文光益其質故人

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  
柰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鑄籛蒙矇侏  
儒扶盧矇矇脩聲聾聵司火僮昏噐瘖僂官師所不材  
也以實齋士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  
以印迎也浦而後大

文公卽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盍納天子以  
示之義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  
原以示之信乃伐原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  
師尚禮以示之乃大蒐于被廬作三軍使卻縠將中軍以  
爲大政卻溱佐之子犯曰可矣遂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  
敗楚師於城濮於是乎遂伯

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隱也辭

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馬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

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揜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

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卻獻

子駕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

將救之乎獻子曰敢不分謗乎

靡笄之役卻獻子傷曰余病喙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

車矣其耳目在於旗鼓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軍事集矣吾

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受服於社甲冑而效死戎

之政也病未若死祇以解志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

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

靡笄之役卻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克也

靡笄之役卻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克也以君命  
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范文子見  
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燮也受命於中軍以命上軍之上  
上軍之士用命燮也何力之有哉欒武子見公曰子之力  
也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  
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  
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  
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  
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  
者政德旣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

百家類纂卷之二  
詩使勿兜惑也風采也聽臚傳也言於市辨妖祥於諶考

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糞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糞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耻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

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  
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  
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  
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卻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  
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鄆陵之役大夫欲爭鄭與楚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人臣者  
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盍姑謀睦乎  
考訊其臯以出則怨靖

鄆陵之役荆猷晉軍猷謂棹其軍吏患之將謀范匄自公  
族趨過之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范文子執戈逐之曰國  
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姦也必爲戮苗

琴皇曰善逃難哉既退荆師於鄢陵將殺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弱諸臣不佞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惟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君與二三臣其戒之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司馬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肸叔向之名冒於春秋公召叔嚮使傳太子彪

叔魚生其母祝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饗也必以賄死遂弗視揚食我生叔向之母聞

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豕豕豺狼之聲也

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

平公射鵠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

夕夕至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

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鵠不

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爵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

聞以讒辭君忸怩顏乃趣赦之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

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無不可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

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已利已而忘君別也

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叔向命召行人子貢行人子朱  
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貢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肸  
也欲子貢之對客也子朱怒曰皆君之臣也班爵同何以  
黜朱也撫劍就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  
集子孫享之不集三軍之士暴骨夫子貢道賓主之言無  
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  
平公聞之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  
懼卑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號之會魯人食言楚令尹闔將以魯叔孫穆子爲戮樂王  
鮒求貨焉弗與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少  
歸於諸侯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其爲人也剛而尚

寵若及必弗避也子去此逃之不率必及於子討曰句

寵若及必弗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是言出而危之也若爲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爲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自他及之何害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爲盟主矣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恤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趙文子為室斲其椽椽也而斲磨也之張老夕焉而見之

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

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斲之加密石焉諸侯斲之大

夫斲之士首之斲其首也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

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斲也

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

之本也其斲者不仁者之為也

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

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

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

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

失其友事君不緩而進

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

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

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室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

則使越發聞也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

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鬻也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畧則行

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

桓之行而脩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

夫卻昭子卻至也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

于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

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

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  
 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  
 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暵  
 士景伯如楚叔魚為贊理邢侯與讎子爭田讎子納其女  
 於叔魚以求直及蔽決也獄之日叔魚抑枉也邢侯邢侯  
 殺叔魚與讎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  
 其生者而戮其死者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賣也獄讎  
 子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夫以回鬻國之中  
 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  
 逐施邢侯氏而尹叔魚與讎子於市

中行穆子率師伐翟圍鼓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軍

東曰可無勞而得城子可不為穆子曰生

中行穆子率師代翟圍鼓鼓人或請以城田穆子曰  
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爲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  
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  
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  
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且夫翟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晉  
豈其無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不  
能而退不以安賈貳令軍吏呼城儆將攻之未傳而鞮  
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  
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  
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  
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爵祿對曰臣委  
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

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教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芘蔭人而况君子之學乎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鄆乎簡子曰保鄆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誠襄子曰晉國有難而

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切也簡子使

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初趙簡子使尹  
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堯壘培是見寅與  
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  
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招余讐也郵無正進曰昔先  
主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  
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羞進也有溫德以成其  
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更復其所  
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脩其身以  
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  
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  
之以父兄子皆䟽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

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是以修之。  
庶曰可以鑑鏡也。而鳩安也。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  
善必賞，惡臣可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  
難之賞，賞尹鐸。

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  
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爲不良，故  
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擇才  
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行文，之以順，勤之以  
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  
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  
若弗禁，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

外死而復止，何自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

外死而復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瘡

賢也

壯馳茲拜

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闡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衰夫竇犇侍曰臣聞之君子衰無人不衰無賄衰無德不衰無寵衰名之不令不衰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知宣子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狼對  
曰宵之狼在面瑤之狼在心心狼敗國面狼不害瑤之賢  
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  
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  
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不以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  
也知宗必滅知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及知氏之亡唯輔  
果在

知襄子爲室美士蒞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  
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  
曰高山駿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上不肥今土木勝臣  
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國

還自衛三鄉宴于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國  
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  
興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  
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函治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  
之曰一人三失三失三失失人也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  
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  
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螭蠹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  
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遂  
滅知氏

楚語

莊王使士疊傳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  
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  
欲善善則不用故堯得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大  
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  
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翟其不賓也久矣  
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傳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  
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  
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  
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  
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  
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

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此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後則文

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此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  
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矣多訓典  
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  
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  
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  
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  
德以道之賞明齋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  
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  
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動之孝  
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  
也其可興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赧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其祥也  
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  
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  
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  
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  
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  
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  
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訟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  
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  
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

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於國象大不過於宮室也

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象大不過容宴豆  
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  
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騂問誰贊事則陳  
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  
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  
百官煩焉舉國留治也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  
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  
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富於容貌都閑也  
邪美也豎未冠者  
也言取美好  
不尚德也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  
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  
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

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歛民利以成其弘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稽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餘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臺

鹿鹿攸伏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

鹿鹿攸伏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楚其殆矣

左史倚相延見申公子亶子亶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亶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傲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

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子  
實不獻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  
會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  
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亶懼  
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  
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分謚子夕  
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  
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弊於馭乎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  
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違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  
旋唯道之從夫子未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芟薦吾

子經楚國而欲薦芟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玉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

對曰祀加於舉

舉人君朔望之盛饌

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諸侯舉

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

祀以少宰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

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

不過杞搢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

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

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月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

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暎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龠聲以

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

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  
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  
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  
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則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  
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  
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群神品  
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鄉大夫祀其禮士庶  
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甬九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  
舍群神類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  
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齋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  
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

社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閭安昏四

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  
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舛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  
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  
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  
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  
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  
盛王后親縹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  
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

子西歎於朝藍尹亶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  
替與哀殞喪於是其有歎其餘則不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  
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嘆何也

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闔閭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脩無患吳矣夫闔閭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

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  
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數  
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  
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  
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  
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  
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  
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王足以庇廕嘉穀使無  
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  
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  
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吳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  
 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間  
 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  
 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  
 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  
 以上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  
 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  
 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  
 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  
 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棄也句踐

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

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越王

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狐不  
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  
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  
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  
察盛怒為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  
邊籓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二介嫡女執箕  
箒以瞭備也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  
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  
曰狐埋之而狐搨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  
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  
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中心好吳也又非懼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既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口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孰口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

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  
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  
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踐恐懼  
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喜去民所惡身自  
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  
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  
士以伺吾間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爲憂夫齊魯諸疾  
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  
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  
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

國以間陳蔡不脩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  
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  
獨行屏營傍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消人疇王呼之  
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越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  
枕王以撲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闥不納  
乃入芋尹申亥氏焉土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  
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絲禹之功而高  
高下下以能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荐饑今王將狼也  
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矣  
將百羣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  
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於艾陵齊師

敗績吳人有功

五十二  
國書

敗績吳人有功

越王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  
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  
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旣具無以行之請  
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  
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  
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  
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  
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聞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  
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  
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

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揜其惡求以  
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  
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  
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  
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  
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  
蕞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  
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  
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謂  
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  
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于之

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使而父母

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  
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狗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  
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  
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狗  
於軍曰有眩瞶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  
瞶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狗於軍中  
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  
遷軍接餼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  
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狗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  
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  
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

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為中軍明日

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湏湏後亦命也

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湏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

鼓中水以湏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

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

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北古之背字越之左

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没又郊敗之三戰三

北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

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何畏天降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

成以至於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

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

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德王

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  
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  
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  
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没王年夫差  
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  
稷况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  
死使人說告也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  
吾何面目以見負也遂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  
陳蔡執王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越語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

第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追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旣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之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王子女賂君之辱諸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師越國之衆以從軍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

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  
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  
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  
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讐敵戰之國也  
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  
於是矣負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  
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  
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  
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  
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  
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

之成而去之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  
而又與大國執讐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  
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  
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  
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句踐之地南至  
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鄆西至于姑蔑廣運百里乃  
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  
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  
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  
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乳也者以告公令  
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

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

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  
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  
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  
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  
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饋也無不歆也必問其名非其  
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  
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耻吾君於  
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  
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耻請姑  
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  
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讐其有敢不盡力者乎

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  
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今夫羸衣  
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志  
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  
旅進旅俱也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  
不用命退則無耻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  
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  
吳於圍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  
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王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  
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  
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而前句踐吾與君爲二君乎夫差

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爲弊邑宸宰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次者舍也遂滅吳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俞卑禮俞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

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欲糞已王曰吾  
 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  
 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  
 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  
 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  
 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  
 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  
 海之陂龜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階余雖醜然而  
 人面哉臣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諷者乎譏諷巧辯之言也王孫  
 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  
 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

人謂罪於子使者反辭范蠡不與公之怒也

人得罪於子使者反辭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  
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  
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  
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  
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  
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拚子之惡揚子之美者  
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  
死妻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  
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  
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  
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

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館

書

天靈靈於會稽之隅王曰國不無于之惡則天之靈  
 殊昔昔昔王氣外會稽而恒以不交亦然其非也今建也  
 階者何也茲蠶怪曰用聞之為人引者其憂用樂吾亦出  
 玉曰蘇王蠶之引不與人於浙因矣王曰不嫌錄于之德  
 林甲故故種少當不難茲引彩如吳又正顯其蠶籍於  
 入爵罪於于對者又籍其蠶不辨於王攀慈與唯以對對



浙江圖書館

天后土四物地王工之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012856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30mm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30mm

color

30mm